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焦晶桐

那个不存在的少年确实存在过



A-SOUL成员合影



珈乐的单人写真



A-SOUL在直播中展示几个成员共用的冰箱照片，提到没吃完的盒饭。



珈乐在直播中回看自己刚出道时的视频。



嘉然在朗读粉丝的小作文时哭泣。

时刻回应爱

看A-SOUL直播时，24岁的赵远一般不盯着屏幕，而会把5个女孩的嬉闹当作背景音乐，同时做做家务、打一盘游戏，或者在加班时戴上耳机，把直播页面藏在在工作文档后面，感觉没那么孤独。他很少发弹幕，但每次都在直播间随手发5个1，这能给女孩们增加2.5分钱的收入。

在官方发布的日程表中，A-SOUL一周有5次直播，每次两到三小时，一些粉丝把看直播当成吃饭工作一样的必需品。在直播时，5个女孩有时跟粉丝边聊天边打游戏，有时表演歌舞，更多时候会分享自己的生活，细致到今天吃了什么、近期看的电影，甚至还会展示真实生活场景的照片，比如出门带的包里有什么、5人共用的冰箱冷藏着什么。

这样的相处，让赵远和很多粉丝觉得，5个女孩就像身边真实存在的朋友。有人记得，一个女孩说自己是社恐，有次去篮球场练习投篮，没练多久，球场上来了一群男生，她不好意思占着场地，扭头就跑。感觉和她共情了，这名粉丝自称也是社恐，在大学里只和舍友社交，合照时习惯站在后排或边上，很少与朋友交心。但他在女孩们直播间的评论区吐槽生活，我们在现实中学会伪装，在虚拟中表达真实。

那些人工制作出的虚拟形象，就像一张张完美的表皮，因为有了扮演者真实的灵魂，变得越发可感。

有人说，发现天边一朵好看的云，碰见女孩们提到过的零食，或者听到一首她们唱过的歌，都会想起她们。有人说，这是几个姑娘帮他们捱过了考试没过、赶毕业论文、疯狂找工作的日子，其实男孩子也是希望被人照顾的。

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，这些年轻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应援方式——小作文，用来寄托他们对5个虚拟偶像日常生活的幻想。他们甚至为此建立了内容查重网站，以保护小作文的知识产权。

从2D到3D，从单向观看到实时互动，虚拟偶像越来越像人了。2016年，世界上第一个虚拟主播绊爱出道，但粉丝只能单向观看录制好的视频。后来，日本出现通过直播和粉丝互动的2D虚拟主播，这一模式被引入中国。到了2018年，中国第一个3D虚拟偶像团体“战斗吧歌姬”出现了。捕捉真人动作、表情的技术，不光针对面部，它能让穿着小裙子的歌姬跟随演员的动作在舞台上轻盈地旋转。这些虚拟形象的口号是：时刻回应爱。

技术追求的是，让观众者尽可能少地意识到那些提供动作的扮演者。

演员也会努力让虚拟形象看起来和真人无异：当虚拟形象穿着高跟鞋站在水中时，扮演者要表现站不稳的姿态；说高跟鞋确实有点不方便，但为了好看，当虚拟形象穿着领口较低的上衣时，演员要在弯腰时刻意做出捂住胸口的动作；如果因为

虚拟偶像的灵魂

A-SOUL是虚拟偶像圈公认的“顶流”，5位成员2021年仅直播礼物营收就达2400万元，乐华娱乐招股书上写道，2020-2021年，乐华的泛娱乐营业收入因为A-SOUL增长了79.6%。成员珈乐在稳定上升期突然退团，很多喜欢她的人才发现，自己好像并不了解这个几乎每天都像看见的女孩。

试图挖掘虚拟偶像皮下的真人，是一种禁忌，会破坏距离感。A-SOUL的粉丝群体中，很多人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虚拟偶像。刚上大一的刘乐是珈乐的粉丝，他在上大学时看过真人选秀节目，但从没真情实感喜欢过真人偶像，毕竟那是个人，在他看来，真人偶像涉及的信息太多，即使从童年开始挖，也不一定真正了解这个人，他更没有那样的精力。

喜欢虚拟偶像不会有这种烦恼。虚拟偶像通常只有一个核心特征，以确保角色没有真正的人那么复杂。刘乐发现，A-SOUL的5个女孩，特征清晰、形象美好、经历透明，粉丝陪着她们慢慢成长就好，他觉得很安全。我是把她们当偶像来看的，而不是女朋友或者身边的人，那么她们不需要太真实、太全面。

只有完美设定还不够。在A-SOUL宣布出道时，她们漂亮的二次元外形并不能俘获所有人，有人认为这种不露脸的直播方式“低人一等”，称她们为“套皮狗”，有人则担心她们背后庞大的商业机构，会危害以个人主播为主的虚拟主播圈。

根据官方设定，珈乐是走中性风的

酷女孩 短发挑染过，眼角上挑，身穿深色夹克，有人猜测她肩负着吸引女粉丝的任务。

2020年，该偶像团体刚出道时，珈乐的粉丝最少，首播也被称“灾难级别”。当时，为了维持人设，珈乐的扮演者故意冷着脸，不怎么说话，让粉丝猜歌名时也不给提示，浑身透着不自然和尴尬。之后参与团体直播时，她不懂如何和弹幕互动、缺乏团队游戏经验，常常一个人站在边上手足无措，插不进话，以至于有粉丝形容她“团播像坐牢”。

2020年12月，乐华招募了30名粉丝，对珈乐的扮演者进行模拟直播训练。一个月后，粉丝们惊喜地发现，在珈乐这层皮下，真实的她，原来是个声音甜美、会捂着肩膀撒娇的“软妹”，更是一个唱着歌就能动情流泪的“包子”。此前，她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性格，在后来的直播中，她回忆最初为了贴近人设，艰难地练习压低声线，一首歌练几十遍，一个地方都不能“软”下来。她没想到，真实性格流露出来，造成外表和内在的反差，反而受到大家的喜爱。

女孩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，以真心换真心的态度。比如刚出道时，A-SOUL成员嘉然面对弹幕里不断出现的辱骂，没有哭，没有回避，也没有回怼，而是用自嘲的方式把“黑称”变成“昵称”。

有人在社交媒体坦言，自己原来只是“互联网乐子人”，没有底线，是中文互联网中最快乐、最活跃的一个群体。他们擅长搞破坏，比如在讨厌的主播的直播间刷毫无意义的话，疯狂举报，或者挖出主播的手机号给他点外卖。对A-SOUL，这些人也使出了同样的手段。但他们后来发现，这些攻击和辱骂在5个女孩那里得不到反击，只得到温柔。他们开始被女孩的善良和歌舞实力“感化”，变得像婴儿一样，只会说“好好好，别走别走”。

在一场直播中，嘉然朗读粉丝来信，其中有来信者，自称在电子厂工作，早上恍惚着靠肌肉记忆写好无尘服，晚上回家时被劳累淹没了四肢。21:30，昨天一上头打了30SAC(b站付费的醒目留言)，于是今天的鸡胸肉少切了一半。电磁炉功率太小，半吊子热量只能做出吊吊子的菜。家里老人用手机只能做出吊吊子的菜。心里有些焦虑。23:30，用有限的水洗澡，赶紧关掉水龙头，把双方的缺点几倍放大。自媒体搜集的网友自述里，家务活分配、三观不合、日常花销，都成了考验忍耐力的极限挑战。

朗读这一切的时候，嘉然的声音开始颤抖，她停顿了好几次。A-SOUL的虚拟形象没有哭的表情，屏幕前，人们只能看到那双大大的蓝色眼睛，止不住地颤，小巧的嘴唇抿成一条短线，推测她“破防”了。

念完，她弯下腰，转过身，抬起手扶腿。姣好面庞上没有眼泪，但所有观看的人似乎都看见了真实的眼泪，它们流淌在扮演嘉然的那个真实的女孩脸上。

隐形的痛苦

关注虚拟偶像的时间一长，总有些粉丝对那层完美却显然失真的“皮套”感到厌倦，忍不住推测演员们现实生活中的样子。珈乐在直播中有玩头发的习惯，有粉丝推测演员可能是长发。有人还发现，A-SOUL的团队中，虚拟形象没有戴眼镜，扎马尾辫的，但她直播时，偶尔有绑马尾辫、扶眼镜的动作。

其实无所谓，无论她是长发短发，扎不扎马尾辫，戴不戴眼镜，都不会影响她的直播和我的情感。刘乐说，就算发现了这些细节，也会选择忽略，小心保持着距离感。

直到有一天，现实直接拍到脸上。4月30日，疑似珈乐扮演者的个人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被曝光，刘乐没克制住好奇心，第一时间就去看了，包括她的照片、上的学校、之前的表演经历。她没有所谓“黑料”（负面信息），就是一个普通又努力的女孩。

刘乐感觉自己没受什么影响，除了晚上一闭眼睛，看见两个身影在眼前重叠，会不自觉地对比，原来你眼前是一个珈乐，突然又蹦出来一个。

虚拟主播阿晚认为，粉丝窥探自己的个人信息是一种“冒犯”。有一次，一名狂热粉丝扒出了她的手机号，疯狂地对她进行短信和电话轰炸，还专门在她直播的时候，就为了听她铃声不响。

在v圈里，很少有女主播没被人肉过，除非从来不上网的。曾有人给虚拟主播点外卖，就为了看她开门时的脸。有的公司在面试虚拟主播时会选取相貌更美的，以防粉丝扒出真人照片后“脱粉”。有虚拟主播会在直播后跟运营人员打一整晚的电话诉苦。阿晚去年和公司签约，和企业共同经营账号，公司给她们请了一位心理医生，提供长期咨询服务。

除了狂热粉丝的骚扰，像珈乐这样有企业经营背景的虚拟偶像，面临着更大的压力。5月10日，就在珈乐演员个人信息疑似曝光10天后，公司方面宣布珈乐退团。演员的个人社交平台账号被曝光，退团是她真实的世界“被动捕房划伤皮肤，加班到深夜，经常失眠，因为不愿续约被雇主约谈”。网络中有传言说，每次直播带来收入，

赵远担心过，有些注重虚拟感的粉丝不能接受他们帮助真实的演员维权。

赵远担心过，有些注重虚拟感的粉丝不能接受他们帮助真实的演员维权。但大部分人还是想保护那些真正唱歌跳舞、挥洒汗水的女孩，我们总要面对真实。

A-SOUL项目负责人在给粉丝的一封信中提到，这个虚拟偶像女团成立最初的目标是做更多“美术/技术上的探索”，包括渲染技术、动作捕捉、直播交互技术等，在看到演员的个人魅力后，他们停止了AI方向的探索。更令粉丝群体感到不满的是，在此次事件中，他们看到一段网络流传的视频。一名A-SOUL成员的动作和语音被AI合成了，视频新增一条打赏选项，胸部变大。

一名b站up主提出一种设想，对企业来说，演员可能只是训练算法的耗材，在AI学会演员的声音和性格后，未来可以量产“皮套”，根据不同人的喜好定制虚拟偶像，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直播、收礼、赚钱。

也有人并不赞成网友帮虚拟偶像的扮演者维权。他们认为，这是没有根据的“赛博诊断”。赵远解释，有些人指责我们是在自作多情，现在这些信息80%确实是没有实质性证据的。我们只是希望她们能过得更好。技术可以长存，但人是有职业生命周期的，比如珈乐的嗓子确实越来越差，希望（签约公司）在女孩们职业生涯还能继续的时候以人为本。

如今，一直藏在珈乐“皮套”下的那个灵魂自由了。她和粉丝的互动变得频繁，在微博个人账户上感叹西瓜和枇杷真好吃，在QQ音乐软件中和粉丝实时合听歌曲，在b站小号上写日记，跟粉丝分享吃的宵夜、被蚊子咬的包。因为这名演员的幸运数字是3，曾自称“33”，大家对她的称呼由珈乐改为33。

在33的个人信息疑似曝光后，刘乐发现她的社交平台小号会经常点赞和珈乐有关的内容，转发经过二次创作的作品，连头像、背景都是珈乐。据有人土爆料称，她参加过真人出道计划，但因为“外部原因”没能继续。

刘乐知道，她不在乎别人喜欢她这件事。珈乐的成名曲《红色高跟鞋》在b站播放量很高，一次直播中，珈乐回忆起这条视频播放量破10万的时间——2021年3月23日晚上11点27分。她说，自己在屏幕前盯着数字从9.9万变成10万。

阿晚能理解珈乐。她刚开始做虚拟主播时，只是希望有人陪她打游戏、听她唱歌。那时她因为身体原因中断学业，回家休养，没什么朋友，不想社交、不想和人说话，点外卖都填写母亲的电话号码。她跟朋友对话时总是小心翼翼，担心对方不开心，但在直播中，她会变得大胆，一说话就两三个小时，总能表现得活泼开朗，因为我知道大家就是来看我的。

她说不清楚，皮和魂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。难道我真的只是扮演一个角色，所以才故意这样吗？好像也不是。其实想想看，直播那个有可能才是真的我。她认为，是虚拟主播这层“皮”激发了她的潜力，也让我学会了爱别人之前，要更爱自己。

阿晚从没想过“休眠”，她认识的虚拟主播，从业最长的做了5年，但她希望能永远走下去。她觉得陪伴粉丝已经成为一种责任，如果真的有事要暂停，她也会向粉丝承诺还会回来，就像她看动漫从不看最后一集，这样人物在我这里就永远没有大结局，永远在那儿。

现在，为珈乐“维权”的粉丝大多回归了日常生活。他们试着听从偶像的嘱咐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。赵远表示，还会继续关注剩下的4个女孩，但他说不准还会关注多久。他大学刚毕业，还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，可能再过两年，就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活中，也没空看这些了。

不管是“脱粉”还是继续追随，5个女孩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留下了印记。有人在小作文里写道，他来到33生活过的城市，在街上唱着她唱过的歌，为了纪念珈乐。赵远的女朋友没能让他保持运动，A-SOUL和Keep（健身服务软件）的合作活动倒是让他连着运动了一个多月。有人已经“脱粉”，但依然保留着每天跑步的习惯，这是她们送给我的礼物。

一名刚刚毕业的高三学生原以为，珈乐能一直在手机里陪着他，没想到今年她和自己一起毕业。在偶像产业领域，人们习惯将偶像离开团体称为“毕业”，寓意向过去告别、走向人生的新阶段。

他没忘记珈乐，准备考摩托车驾驶证，去沈阳有名的珈乐涂鸦墙怀念她。但他觉得，真正的珈乐“毕业”，意味着真实的33“迎来新生活”，就像她也将步入真实的社会。

成年后要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，但也有更多选择。这是我们都必须经历的、真实的生活。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

本文图片来源：A-SOUL官方微博及直播视频截图

魏 晞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，我想做爱做的事，但是你不能。

这种困境普遍存在于疫情下的夫妻之间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2020年9月Frontiers in Psychology《(心理学前沿)期刊发表论文，给意大利的同居伴侣发调查问卷，一些女性参与者坦承：疫情后，自己在性生活上的愉悦感、满意度、欲望正在降低。

全球的研究都得出相似的结论。来自美国、土耳其、意大利、印度等国家的夫妻异口同声地说，对方的吸引力就像一条抛物线，在居家初期有过短暂的攀升，但随着时间延长而快速滑落。

最突出的表现是，避孕套的销售额下降。以避孕套为主要商品的马来西亚康乐公司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第一年，销售额下降了40%，于是果断改行做橡胶手套，才勉强挺过难关。

过去那些工作忙碌、没时间相处的理由成了笑话，真等到两个人有充足的时间关在一起，又相视两生厌。居家生活就像放大镜，把双方的缺点几倍放大。自媒体搜集的网友自述里，家务活分配、三观不合、日常花销，都成了考验忍耐力的极限挑战。

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那份研究中，伴侣在24小时乘以7天的长时间见面

中，容易感觉缺乏自由、隐私，也很难从因疫情而产生的恐惧、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里抽身。偶尔夫妻俩想维护下亲密关系，孩子却总在场。

去年石家庄一对夫妇确诊新冠肺炎，根据流调，妻子14天去过的地方有超市、水果店、孕婴童、还独自带孩子上了两趟医院，而丈夫的行程只有一个“网吧”。

难怪网友调侃，当代夫妻的日常就是，同屋不同房，同房不同床，同床不同被，同被背靠背，没事不说话。

在上海疫情逐渐转好时，不少夫妻毫

不掩饰地宣布婚姻失败，开始咨询离婚冷静期的计算问题，离婚预约也明显增多。这延续了近几年离婚率上涨的趋势。

早在疫情之前，《英国医学期刊(BMJ)》做过一个大型研究，发现2001年至2012年间，英国人的性行为呈整体下降，其中25岁以上人群和已婚、同居人群下降幅度最大。最能解释这一点的是，现代生活的压力和忙碌使人们欲望减少。

实际上，对亲密关系的欲望多寡，是衡量人们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。研究表明，抑郁情绪会影响性欲。一个对赚

钱、购物、打扮都没有欲望的人，最适合的是躺平，而不是卷入爱情的斗兽场里。

也有人居家生活久了，食欲下降，不愿与朋友联系，有时半天不吃饭，待在房间里刷手机。韩国曾调研过，居家期间，这些消费总量增加，独酌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些都和性欲下降一样，是心理健康出现危机的迹象。

翻开社交媒体，许多人愿意真实表达疫情下不安的情绪、对经济收入的焦虑、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却极少有人吐露，我和爱人待太久不舒服，太久没见了，感

觉淡了。

等到疫情结束后，这种低欲望的社会状态是否能恢复，谁也没有答案。

当下亲密关系另一个困境是，由于疫情，相爱的两人分隔在两地，极少见面。网络调查发现，居家隔离期间，正处恋爱中的人群，比单身人士和已婚夫妻，更焦虑、更恐慌，尤其是分居两处的情侣，担心异地恋。尤其早的旱死，涝的慌。

许多异地恋情侣在网络上分享他们的故事：每天盯着两地的确诊案例七八上的心情，在线上费心费神地找话题，许多次买机票要在线上费心费神地找各种因素取消，简直是地狱级难度的恋爱。

你有你的钱要赚，我有我的工作要做，谁也不见不到谁。这似乎与亲密爱人的内核相悖——毕竟，成立一段关系和婚姻的初衷，是共同面对风雨。